

一九三零年代 棗陽書院街的街坊



姜道章

1930年代我年幼時，棗陽縣的城牆還在，我曾獨自一個人從小東門開始，沿城牆上的窄路向北走，轉了一圈，城牆一圈長四里二分（見民國十二年出版的《棗陽縣志》卷九，建置志，城池，台北：台灣學生書局影印本，1969年出版，頁171）。

我家位在小東門內書院街南邊第一家，房子三進，最前面是店舖，我家店舖的招牌是「鴻慶德」，我四歲時父親去世，父親生前開茶莊，兼賣烟草；最後邊的房子，我們稱為圍屋，用作烟房，有烟榨，製作烟草，後來租給一位東鄉楊家老灣的遠親姥爺住，街坊都叫他楊大爺，他每天在小東門外擺攤賣布；後院很小，有一個茅房，棗陽人叫做茅廝，其實只是一個上了釉的瓦缸，上面放一個木板，很簡陋，但是街坊鄰居間有些人家連這樣的茅廝都沒有。在小東門內南側沿城牆邊有一個大家都可以用的茅廝，沒有屋頂，只有矮牆，是敞開的，主要供男人使用，其實也是私人的，是我姥姥家的，糞便賣給東園菜園當肥料，種菜的將糞便倒在長方形的糞窖中，全縣農家幾乎都有這種糞窖，糞便發酵自動消毒，那時還沒有化學肥料；中間是堂屋，堂屋的東半部是我們的臥房，有兩張雙人床，兩個姐姐睡一張，我跟我媽媽睡一張；我哥哥睡在堂屋的西半部，每天自己鋪個床。西半部有神櫃和茶几等，兩邊古皮和牆上分別掛了四個條幅，好像是鄭板橋題款的，一組是梅蘭竹菊，一組是春夏秋冬；前院東邊有兩間房，靠南邊的一間是我們的廚房，院子裏還有一個小花壇。

我記得書院街上的古建築，也記得街坊鄰居，畧述如下，這是我們棗陽的歷史與習俗，值得留下記錄：



張矮子：我家左邊第一家住的是張矮子，姓張，名子不詳，個子很矮，鄰居叫他張矮子，河南人，租我姥姥的房子，開鐵匠舖，那時棗陽有廟會，在寺廟節日或規定日期舉辦的集市，就是英文的 *periodic market*（定期市場），一般設在有較大寺廟的地方，所以叫做廟會，棗陽的廟會在唐子山舉行，以交易農家日常生活用品、農具及農業產品為主，也有戲劇表演和地方風味小吃攤，廟會在北方保留的比較完好，現在山西許多縣市，傳統的廟會仍舊在延續。張矮子每年都打製些農具到廟會上賣。他抽鴉片烟，我曾看到他烟癮發了，蹲在地上，只打哈欠；老婆是西街人，白白胖胖，但是個傻子，又是癩腿，走路一蹦一跳，她還給張矮子生了一個兒子。

姥姥：我姥姥家富有，在書院街有一大片房子，房屋租戶有十一家之多，小東門外北側緊靠城牆一家，其餘十家在城內書院街的南邊，是我家隔壁，堂屋兩層樓房，是書院街上惟一的兩層樓房，樓上向街的一面有走廊，我們叫做轉樓。臨街的平房，分租給兩家，東邊一家就是張矮子的鐵匠舖；西邊租給一家河南人，這家河南人賣蒸饅，當時饅頭棗陽叫做蒸饅。舅舅不在棗陽家鄉，他在南漳武安堰任區長，舅母沒有去南漳，她姓齊，齊集人，沒有讀過書，有事都找我母親替她出主意，我姥姥不太喜歡舅母。姥姥很照顧我們，曾帶着我到北鄉和東鄉探親訪友，記得在一家姥姥田地的租戶住了一個多月。



楊少五：楊家排行老五，所以名子叫少五，少是少字輩的少，是我母親的親哥哥，湖北省立講武堂畢業，我曾看到講武堂發給他的一把大軍刀，掛在他們堂屋裏，後來在南漳武安堰任區長，他應該是國民黨員。舅舅不喜歡舅母，舅母生了三個兒子，老大小名祥生，學名崇聖，湖北興山中學畢業；老二小名玉生，學名崇賢，棗陽簡易師範學校畢業；老三小名瑞生，學名崇智，湖北省立農學院畢業。1990年7月我回棗陽家鄉，曾見到老表們，並在書院街一家餐館請崇賢、崇智兩家午餐。舅舅又與文舅母結婚，就是姨太太，鄉人稱為小婆，七方岡文家大房人，文舅母陪我舅舅在南漳武安堰，舅舅和文舅母最後回棗陽家鄉，舅舅任吳家店糧食管理處主任，我哥哥擔任司秤。那時我在襄陽師範學校讀書，沒有見到舅舅和文舅母。

楊少三：楊家排行老三，是我母親的堂兄，我稱呼他小舅舅，他自己的家在書院街北側縣立小學西邊，舅母姓范，縣城西街人，後來小舅舅住我姥姥的房子，獨立兩層樓房，院子不大，據說後來舅舅把房子賣了給他，小舅舅經營鴉片生意，曾叫我哥哥替他到榆樹岡賣鴉片，當時棗陽很多人抽鴉片烟。小舅舅有兩個兒子，老大楊亞俊，湖北省立襄陽第三鄉村師範學校畢業，就是後來我讀書的湖北省立襄陽師範學校；老二楊亞才，學歷不詳，文筆很好，在縣政府擔任譚乃大縣長的秘書，後來又擔任漢川縣長傅良居的秘書。兩個老表對我極好，1943年我小學畢業參加全縣會考，



一千七百餘人，考國文、算術、常識三科，國文題目是「自強不息說」，我考到第四名，前二十四名保送縣立初級中學，放榜前一天晚上，亞才老表把我的畢業證書拿來給我，並告訴我母親我的成績很好。亞才老表在漢川時寫信給我，叫我去他那裏，那時我在武昌青山流亡到那的隨縣高中就讀，亞才老表介紹我到漢川南河渡小學教書，我直接從青山的港口坐船到漢川，我到漢川的當天，亞才老表帶我到一家理髮店剃頭，又替我買了一件白襯衫和一條淺黃色褲子，第二天派了一個人護送我到南河渡小學，並寫信給南河渡區長，請區長照顧我，我吃住同區長在一起，區長是漢川人，區長很照顧我。後來我在台南時，曾收到亞俊老表從四川寫給我的信，他並在一支鋼筆上套了一個金戒子給我。

王伯：夫婦倆都是北鄉人，租我姥姥的房子住，在書院街上擺個小攤，賣花生香烟，自己沒有子女，收養一個孩子，名子叫春生，沒有上學，每天四處砍柴，我曾同春生一起砍過柴。

賣蒸饅的河南人：姓名我不記得，也是租我姥姥的房子住，大兒子每天挑着担子在街上賣蒸饅。

劉文有：也是租我姥姥的房子住，住在二進的院子，排行老四，街坊稱劉老四，是劉文相的弟弟，兄弟都是殺豬賣肉，劉文有寫得一手好字，過年劉家的大門對聯都是他寫的。我大姐告訴我劉文有後來自殺，原因不詳。

王媽：也是租我姥姥的房子住，有兩個男人，丈夫是個聾子，另外一個男人不詳跟她甚麼關係。

陶餘九：開雜貨舖，兒子陶家樂，北京大學畢業，我在新加坡時，曾同我通過信，當時他可能是書院街上惟一的大學生，文革時下放鄉下種地。我小時候，陶餘九教我打算盤，先是學三遍九，九遍九，後來又學歸法。

陶小個：他的名子我不記得，身體矮小，鄰居叫他陶小個，跟陶餘九是本家，兩家分住在前後院，可能是堂兄弟，但兩家不和，兩家都開雜貨舖，陶小個還有一架壓麵條機，壓麵條賣，也收費替別人壓麵條；大兒子陶家金，是書院街的甲長；女兒陶家陽，跟我玉姐是好朋友，嫁到東鄉；老五陶家堂，結婚不久，因為兄弟多，縣政府派陶家堂當兵，陶家金叫他躲一躲，他因結婚不久，回家看老婆，在門口被縣政府抓壯丁的人員抓走，我親眼看到他躺在門口石板地上反抗，結果還是被抓走了，死在外鄉。1987年我第一次從新加坡回襄陽探親，老三陶家滿曾到玉姐處看我，陶家滿的太太是順城灣張成鐸的妹妹，是我大姐的好朋友，我襄陽縣立初中畢業，到襄陽參加襄陽師範學校的入學考試，路費就是我大姐臨時向張成鐸的妹妹借的。

我小學五年級時，曾讀唐代杜甫的「史壕吏」：

暮投石壕村，有吏夜捉人；老翁逾牆走，老婦出門看；
吏呼一何怒，婦啼一何苦；聽婦前致辭，三男鄴城戍；
一男附書至，二男新戰死；存者且偷生，死者長已矣；
室中更無人，惟有乳下孫；有孫母未去，出入無完裙；
老嫗力雖衰，請從吏夜歸；急應河陽役，猶得備晨炊；
夜久語聲絕，如聞泣幽咽；天明登前途，獨與老翁別。

因為抗日戰爭，政府抓壯丁，古今一也，戰爭殘酷，令人不勝悲戚！多年前我在新加坡大學任教時，曾有一位大陸訪問學者對我說，文革時期她下放在甘肅，看到有鄉下人沒有褲子穿，一條褲子家人共穿，窮亦古今一也。

劉太華：我的老表，年紀比我大很多，是我姨媽的兒子，姨媽是我母親的堂姐，劉太華老表開石印館，文筆好，也為人畫押，畫押人相當現在的律師；兒子老志，年齡比我稍小，一年回家鄉，在書院街上看到老志，好像有點遲鈍。

陳全誠：小名叫修利，小時候身體健壯，街坊小孩子們都怕他，我在一次台北棗陽同鄉年會上碰見他，後來他請了幾位同鄉在他家午餐，他好像在台北街上賣氣球，修利人很聰明，可惜只初小畢業，沒有考上高小，後來可能沒有再上學；他可能是隨軍到台灣的，退役後就做生意。那時縣城內有不少小孩子，由於種種原因沒有上學，所以文盲很多，鄉下文盲更多。現在國內仍有文盲，脫盲的標準是農民要認識一千五百個字，企業和事業單位職工、城鎮居民要認識兩千個字。

劉光喜：劉文相的侄兒，也是殺豬賣肉，租陳修利家房子住，劉光喜的父親叫劉文運，早逝，母親性情開朗，喜歡喝酒，夏天常見她喝的臉紅紅的。弟弟光安、光銀；光安小名叫長安，光銀小名叫長銀，長銀是我小時候的玩伴，鄰居小孩子們，曾在他家扮家家酒，長銀年幼感染疾病早逝。扮家家酒是一種兒童的角色扮演遊戲，幾個伙伴分別扮演同一個家庭的成員，例如爸爸、媽媽、孩子等，模仿成人日常家庭活動，像是結婚、做飯、照顧孩子等，這種兒童遊戲好像我國許多地方都有。

六斤：他生下來六斤重，家人命名六斤，他家在陳修利家隔壁開雜貨舖。

王家：我不曉得王家人的名子，在福音堂對面，開當舖，可能是鄰居間最富有的一家。

段狗官：我不曉得他的名子，鄰居都叫他段狗官，開茶館，人很愛乾淨。

油果舖老板：姓名不記得，油果舖位在小北街轉角地方，當時早晨能吃油果過早的人，都是經濟情況比較好的家庭。

王老二：名子不詳，鄰居叫他王老二，住在我家對面，小東門城門內北邊第一家，看城門，每天負責開關城門，夜裏打更，他從小東門沿城牆內走，一面走一面打鑼，二更每次就打兩下，通過一條很窄的無名巷子，右拐經小北街，最後回到書院街，那時很少家庭有鐘表，所以夜裏有人打更，一方面是報時，也有防盜的作用。王老二的弟弟是個癩子，夏天晚上常講鬼故事給鄰居小孩子們聽。逢年過節王老二打門柴，打門柴是賣柴賣菜的挑担子進城，要給看城門的人一把柴一點菜，是政府許可的，我推測可能因為看城門的人待遇不是很好，打門柴算是一種補貼。

賣蒸饅的：好像是北鄉人，住在王老二隔壁，我家正對門，老婆是個瞎子，對我很好，常輕聲叫我，給蒸饅我吃。

王明善：我家對面鄰居，從宜昌三斗坪挑鹽到棗陽賣，棗陽本來吃淮南鹽，受日本侵略影響，淮南鹽不能買到，棗陽一度曾吃河東鹽，後來吃川鹽；王明善大哥的太太姓胡，鄰居叫她胡嫂子，人長的很標緻，有三個女兒，大女兒名子叫再娃，也很標緻，二女兒名子好像叫玉娃。王明善大哥有時跟胡嫂子爭嘴，就罵她騷婆娘、騷堂客。我在襄陽師範學校讀書時，王明善大哥到樊城賣鹽，我母親曾托他帶給我一件棉衣和一雙布鞋，我乘船過江到樊城他住的客棧向他拿。

劉文相：我家斜對門，殺豬開肉案子，每天前半殺豬賣肉，後半他們就到棗陽北鄉或東鄉，向養豬的農家買豬，手拿鞭子趕豬回來。肉案子指肉攤或肉店，歷史悠久，宋代孟元老《東京夢華錄》肉行：「坊巷橋市，皆有肉案，列三五人操刀，生熟肉從便索喚。」明代《水滸全傳》：「且說鄭屠開着兩間門面，兩副肉案，懸掛着三五片豬肉。」（見《水滸全傳》第三回，北京華夏出版社本，1994年出版，頁30）；清代《儒林外史》第三回：「范老爺怕的，莫過

於肉案子上胡老爹。」（見《儒林外史》第三回，香港中華書局本，1972年出版，頁32；《儒林外史》1803年成書。）劉文相排行老三，鄰居叫他劉老三，跟寡婦大嫂結婚，生一女一兒，女兒叫劉光英，小兒子叫老木蛋，老木蛋手執大旗參加了我母親的葬禮；寡婦大嫂原有兩個兒子，老大劉光群，老二劉光金，劉光金好像從軍在外鄉，劉光群是個麻子，劉光群的妻子是北鄉人，很漂亮，但是個瞪眼，他們結婚時親友鬧房，我曾在場看。我國鬧房習俗，也叫鬧洞房、戲婦，歷史悠久，萌芽於戰國晚期。《漢書》記載：「嫁娶之夕，男女無別，反以為榮。後稍頗止，然終未改。其俗愚悍少慮，輕薄無威，亦有所長，敢於急人，燕丹遺風也。」（見《漢書》卷二十八下，地理志第八下，中華本，第六冊，頁1657。）也就是說，在漢朝的時候，鬧房就已經是普遍的現象了。

孫壽三：劉文相隔壁是一間澡堂，招牌是「新生池」，老板孫壽三，河南人，一家三口，自己、太太和女兒。澡堂分池湯和盆湯兩部分，池湯是多人同在一個洗澡池裏洗澡，池湯有兩個池，一池水溫較低，另一池水溫較高。洗完澡就坐在一個台子上，喝茶吃東西，當然也有不少人抽香烟；盆湯是一個人洗，當然價錢比較貴些，洗完澡就躺在靠椅上；澡堂也提供捏腳和捶背的服務，自然也要另外付錢。鄰居王樂義家貧，沒有上學，就在新生池為人捶背捏腳。我洗過池湯，當然是沒付錢的，是王樂義帶我進去的。冬天附近鄰居都到澡堂的爐竈拿火炭，我媽媽也叫我去拿過。上世紀三十年代，棗陽各家沒有洗澡間，洗澡用一個木盆，晚上天黑在自己院子裏洗，許多男人到澡堂洗澡，所以澡堂生意很好。抗戰時期，第五戰區司令部設在棗陽北鄉王橋，司令李宗仁常來新生池洗澡，他坐汽車來，他來了新生池便對外停業，

30 只有他一個人洗澡，當時他的汽車應該是棗陽惟一的汽車，記得鄰居大人小孩都對汽車好奇，看來看去。我在新加坡時，1987年回棗陽探親，四外甥女婿王澤武曾帶我到一家澡堂洗澡，還有一個十幾歲的女孩替我捶背，可能那時棗陽許多家庭仍然沒有洗澡間。



報恩寺：報恩寺原名大和寺，位在棗陽城內書院街北側。現存大殿為明清古建築，是襄陽市級文物保護單位。雖叫大殿，其實房子並不大。西漢末年，劉秀為拯救漢室與王莽激戰，莽兵追逼劉秀至棗陽城內，劉秀藏於寺內，幸免遇難，劉秀成就帝業後，為感恩，於建武年間（AD 25-56）對大和寺進行整修，更名為報恩寺。我小時候上世紀三十年代，報恩寺已經沒有神像了，不過報恩寺的地藏臺有神像，地藏臺是一個高臺，抗戰時，街坊大人們在地藏臺扶乩，預測第二天日本飛機是否會來轟炸，我曾經當場看到過扶乩，兩個人用手拿一個V形木架，在沙盤上寫字。扶乩是我國道教的一種占卜方法，又稱扶箕、架乩、扶鸞、揮鸞、飛鸞、拜鸞、降筆、請仙、卜紫姑等等。在扶乩中，扶乩的人受到神明附身，這種人被稱為鸞生或乩身。神明會附身在鸞生身上，寫出一些字跡，以傳達神明的想法，做出神諭，當然是迷信，愚昧欺人。我初中讀書時，上課在順城灣的江西會館，宿舍就在城內報恩寺，我們睡的大殿，北側最東拐角，房子的牆有個大洞，常常補好了又塌掉，鄉人說是劉秀逃脫王莽追趕時逃脫的地方，這個故事鄉人叫做「王莽攆劉秀」。



曾廣發：在報恩寺北側開豆腐舖，太太姓廖，鹿頭廖莊人，我們稱廖嬸，全家都是天主堂教徒，女兒曾照玉為老河口天主堂修女，小兒子曾照全為老河口天主堂修士。抗戰時，日軍侵犯棗陽三次，隨棗會戰發生在1939年五月一日至二十日，四日至十二日發生棗陽戰鬪，我們第二次逃難，逃到鹿頭，廖嬸介紹我們住在廖莊上的天主堂裏，可見棗陽鄉下也有天主堂。

陶老二：住書院街福音堂左邊，開賭場。

福音堂：書院街上有一座福音堂，我小時候曾到福音堂參加聚會，目的主要是為了拿到教會發給小孩子們用過的聖誕卡，是美國南方浸信會，到夏天棗陽天氣熱，牧師全家就到豫鄂交界的雞公山避暑。福音堂右邊有一家小雜貨舖，再右邊就是水落子，抗戰初期福音堂牆上寫了「美國產業」四個大字，給日本軍隊看，避免被燒；右邊是棗陽中心小學的院牆。夏天街坊喝涼水，就是經過水落子到城牆內菜園子的水井打水。

天主堂：棗陽城內也有一座天主堂，位在小北街東側，神父都是意大利人，當時天主堂是縣城最高的建築，那時有城牆，人走在東鄉望城岡，可以看到天主堂的鐘樓。天主堂設有景德小學，我哥哥就是景德小學畢業的。

水落子：福音堂和棗陽中心小學之間的一個巷子，鄉人叫做水落子（落音 lào），沒有人家，左邊是福音堂。

學堂：指的就是棗陽縣立中心小學，我的大姐就是中心小學畢業的，玉姐初小畢業，當時是棗陽最好的學校，那時棗陽還沒有中學。一年級到四年級為初小，五六年級是高小，初小畢業，通過高小入學考試，才可進入高小。我也是棗陽縣立中心小學畢業的。那時放學時，同學按街道排隊，家住在最遠街道的同學先走回家，家住在書院街同學，自然是最後走回家。

關帝廟：學堂的西邊是關帝廟，廟不大，廟門正對着小北街。

楊少樸：學堂再西邊就是我兩個舅舅的家，大舅家住前院，小舅舅家住後院，大舅是楊少樸，他是我媽媽的堂兄大哥，小學教書，叫我母親娃娃，我母親是堂兄弟姐妹中年齡最小的。大舅的大兒子在貴州貴陽開汽車修理店，老二亞凱老表曾在那住過。亞凱老表是我小時候玩伴，記得我倆曾跟兩位表嫂一起玩過牌，一位是大舅的兒媳，另一位是少三舅舅的兒媳。我在新加坡時曾回家鄉，見到亞凱老表，我送給他一個金戒子，他說要請我到他家吃飯，並說特別買了好酒招待我。

馬瑞堂：我少樸大舅的鄰居好友，棗陽青紅幫首領，晚年住白水寺，據說他在寺內閉目靜坐，長年衣袍不洗，髮指不修，猶如道人出家修行。